

那年,朱伟的《上海滩棋人棋事》即将出版,责任编辑李昂女士让我写几句话向棋友推荐。顺便又说,封面如何设计让她和小黄很费脑子。

传回去那几行字的时候,她告诉我,为封面作画的是贺友直贺老。原来,贺友直先生的女儿小玮,是李昂的同窗好友。李昂便请她说动贺老为棋友留下一幅作品,老先生应允了。李昂还说,贺先生笑了,如果我不答应,我宝贝女儿会哭的。

微信当然没有声音,不过我仿佛听到了李昂打下那几个字时的笑声。我也笑了,贺老先生到了95岁,依旧如此幽默。

三十刚刚出头,我用文字“配合过”贺老先生一回。1979年初秋,前辈作家任大霖老师找到我,问我是否愿意为连环画家贺友直做些文字工作。那时候,收集了大霖老师儿童文学作品的《蟋蟀》将要出版,贺老为这本书做了封面,还画了插图。大霖老师去取作品的时候,贺老便说,有一本费了很多心血的连环画要出版。画完了之后,想要找个人润色一下文字。

“你当过知青,你最合适。”大霖老师说。

于是,我去了巨鹿路,将自行车靠在他家门口,一步步走上了狭窄的木楼梯。他坐在方桌边,示意我也坐下。一个回城知青和一位知青家长面对面。他小心地拿出一个不小的纸包,里面便是需要我“配合”的画:《朝阳沟》,一共117幅。“原来的文字都在这里,剧本也在。画完了,便觉得文字要修改一下。这已经不是豫剧了,这是一本连环画。”

他又说:“如果按照豫剧画,也可以,不过,我去了太行山,住在老乡家里,每天就是出去写生。那里人的面孔,脾气,讲话的腔

调,走路的样子,和南方人都不一样。连得种田的家生,耕地的老黄牛,都和这里不一样。住在山沟沟底下,太阳是从山背后出来的,比这里要晚一点,落山落得要早一点……”

贺老随手拿出一块已经擦得圆滚滚的橡皮。一张张指点,一边擦掉铅笔打的草稿。某些细部还用一只硕大的放大镜照给我看。

如今,拿出珍藏至今的初版《朝阳沟》,犹记得他浓郁的宁波腔。

“这一张,一男一女,栓宝和银环,蹲在地里谈心。你看看,他们蹲的辰光交关长久,竖在那里的两根锄头柄,一动不动。我画了一群燕子,在他们边上飞起来,其中一只,将要停在锄头柄的上面。那只燕子是把锄头柄当成树枝了。”他瞪大两只眼睛有点神秘地看着我,还有点得意地微微点头。“不过你不要写出来,一写出来就俗气了。”

“再看看这几张,二大娘臂膊上是一篮杏子,剧本里原本写的是苹果。那个季节,苹果还没有下来。”

这样一张张地说过。意犹未尽,他好像要再说一遍,看看天黑了,就收齐了画稿,在桌子上,笃了一笃,齐整了。忽然又想起什么,抽了一张出来,看过,用橡皮擦了擦,拂去碎屑,才放回去,包在报纸里。用细绳扎了个十字,看着我放进包里,又下楼,看我把包挂在自行车的龙头上。一路骑行回家,我总感到背后有一双炯炯的眼睛。

贺老晚年,《朝阳沟》再版,他情不自禁地说:“许多人评说我画的连环画以《山乡巨变》为最好,我则以为《朝阳沟》比它画得好。这本《朝阳沟》有不少文字之外的妙笔……允许我说句自夸的话,到画到这本作品的阶段,是真正懂得连环画的要义了。”《上海滩棋人棋事》那本书出版,贺友直画,果然在封面上。

晨步漫吟
(外一首)
秦史轶
暮色两行宾雁过,
西风愁绪此时多。
休言碧海摇龙阙,
流入青山撼玉轳。
头上秋云装黑甲,
脚边春雨洗清波。
年年漫步沙滩路,
总是心酸说蹉跎。
壬寅秋游成山头赋此
烟尽书灰冷,
天青已是秋。
昔临东海角,
今照石城头。
云识三公阁,
风知百丈楼。
锦旗翻赤水,
铜马啸神州。



有一首儿歌:“三只牛吃草,一只羊也吃草。有一只羊不吃草,它看着花。”很多人不得不拼命吃草,却说喜欢那只看花的羊,赞颂它的精神之美,感叹我们的教育太实用主义。从前,我也是喜欢那只羊的,当别的牛羊专心低头吃草的时候,它东张西望的样子确实与众不同。我自己,也是吃吃草、看看花那样悠闲地长大的。

所以活该我养了一只爱看花的小羊。幼儿园,一只蝴蝶飞进了教室,老师和小朋友都看见了,只有他的眼睛始终跟着蝴蝶飞,终于忍不住举手:“老师,来了一只蝴蝶。”老师就说:“我们下课再和蝴蝶玩。”他说:“下课它就飞走了。”然后对蝴蝶招着手兀自站起来。我觉得他好可爱。

小学,他不愿意一遍遍抄写生字,却把各种版本的《水浒传》看了一遍又一遍。我好欣赏他,还进一步忽悠:“语文课不必认真听,要学会自己胡思乱想,别跟着标准答案走,考试90分左右就够了,如果考到满分,妈妈会很失望的。”于是,我从来没有失望过。

初中,开始写英语作文了,他第一篇就洋洋洒洒,我很满意,老师却批道:“没有照格式写,不符合中考作文要求。”初一就谈中考?我暗暗嗤之以鼻,小羊,你照自己的创意来,我们先放后收。如是直到初三,每一次吃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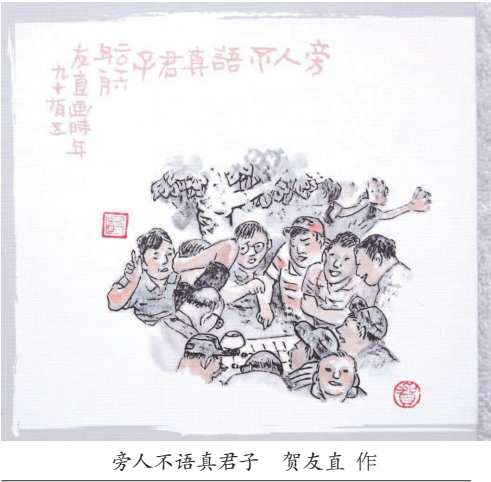
很多人咧着嘴,看了封面笑了一番,以为是画家呼应作者,随手为棋迷造像。我毕竟因《朝阳沟》而受到过贺老艺术的熏陶。在他的作品面前,稍稍站久一些,略略能看出一点故事。

一棵树,法国梧桐树,像是公园。《上海滩棋人棋事》里,襄阳公园当年下棋的盛况,触动了贺老的灵感?

画上很多人都在笑。看样子,左边有人下了一个昏招,悔之晚矣。是谁?是黑人吗?他抱头痛哭,后悔莫及。是戴着眼镜的老者吗?他默默对着棋盘不语,似乎在回味究竟为什么会下出这一着棋来。他的对面,一共五人,下棋者和帮衬者,一起咧嘴大笑,有人或许还在唱些小调,戏弄左边的下棋者。左边也有两位哥们,有人似乎在叹可惜可惜,另有人看出了一线希望,着急地支招,喊着快快“掏个茅坑”……

动静不小,两位在梧桐树下的青年男女,已经听不见彼此含情脉脉的甜言蜜语,只得快步离开。另有一人,知棋已经完了,从人堆中抽身出来,脸上还余一丝不屑的笑:那水平,都是我手下败将啊。

这是有声音的场面。然而,似乎主题在没有发



旁人无语真君子 贺友直 作

出喧哗声的那几个人。那低头不语的老者自然还盯着棋盘。下边靠右一人同情地看着他,也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劝劝他。在图画的最下面,一个背影最费猜详。那荷包蛋一样的发型和那副须臾不离的眼镜与贺老有三分相像。背影左旁一人,似对他窃窃私语。大概说是此公园当年下棋者不可小觑,名棋手顾水如、王幼宸和汪振雄时常光顾,还能遇见杨振宁的父亲,数学家杨武之这样的名流。贺老为此画题名为《旁人无语真君子》。那些既是“旁人”,又是“不语”者,自然就是“真君子”。

谁都没有料到,此画作后来不知去向。

贺友直先生去世之后几天,去他那充满市井烟火气的家中吊唁的,除了美术界的人士,还有他的读者、仰慕者,一时川流不息。

斯是陋室,唯贺德馨,谈笑有鸿儒,往来无白丁。贺老家中从不设防。是哪一个道德上的“白丁”,夹在一群“真君子”里,悄悄来过了贺老的家?此画作于2016年1月。李昂回想,得到贺老的画,便迅速回出版社制版。贺老说过,他想保存原画。另一位责任编辑小黄便于制完版当天将画送回。贺老将画夹在画架上。当年3月16日,贺老去世那天,那画依旧在画架上。

后,“斯巴达克”一条大腿被对方咬下,惨不忍睹,几天后“斯巴达克”便一命呜呼,我伤心郁闷了很长一段时间,经此一役,决心不再参与斗蟋蟀,爷叔们淘汰的蟋蟀,我收留下来,好生饲养,让他们休养生息,恢复鸣叫,并开始努力去体味和欣赏蟋蟀的鸣叫。

蟋蟀的叫声不嘶不哑,不疾不徐,穿透力强,养在泥罐中,叫声仍能穿透罐壁,清澈悦耳。仔细辨听渐渐发现其实它们和人的声音一样丰富多彩,有高中低不同音量,鸣叫的音质和节律,也有差异。我逐渐从喜欢蟋蟀的叫声到喜欢所有的鸣虫,来自京、津、冀、鲁的叫哥哥(蛐蛐)、油葫芦(黑虫)、金钟也成为我家座上客,加上蟋蟀,我称之为鸣虫中的“四大天王”。“四大天王”中,蟋蟀身胚最小,但力道不小,叫得卖力,一夜叫到天亮,像三层阁上永不消逝的电波;油葫芦腰圆膀粗,墨

注视小羊深夜躬读的背影,我常常想起在他童年时我信奉的教育方式,我读过的那些书,《学校在窗外》《爱的教育》《爱弥儿》《童年的解放》,《窗边的小豆豆》——还有自己以童年为研究视角的博士学位论文……想起来都是满满的心虚和不确定,人在没有真正面对现实的时候,是多有激情和想象力啊!到了今天,我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内心的焦虑和恐惧,花或者草的隐喻,也不能够解决一只必将在羊群中生活的小羊所遭遇的困境。

我开始抱怨自己,有时也抱怨小羊的爸爸。从小让小羊看花,其实是一种比素质教育更诗意和精英的教育方式,于是渐渐他要的视野和远方,不再是我们能给得起的。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让他肆意去志于道,游于艺,留在茫茫的草地上,他又总是无法自控地留心零星的小花。哪怕是做个阅读理解,也能飞出么蛾子,离考试的标准答案天差地远,却会有感于其中一首小诗,回来跟我说,妈妈,读到海子的那句“从明天起,做一个幸福的人,喂马、劈柴,周游世界”,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泪都出来了。

我的眼泪也出来了。新学期又开始,小羊,你已经学会了如何看花,从此以后,唯愿你埋头好好吃草,那今生一定还有机会再看看花。

一日读北村的文章《我的自然生活》,里面写到“自然农法”的耕作方式,其中写到一个实践成果显赫的实例,令人印象深刻并惊诧——“我们连一片小小的果干,都要实现一个目的:还原到其本味。何谓‘本味’,就是造物主创造的大自然本身的味道,就是我在文首描述的我闻嗅到了土地的腥味,以及果实的清香!而这种色香味是非人工的,本真的,自然的。它是缓慢生长后才能蓄积和释放的,最重要的是:这种自然的本味,才是最多样化和丰富的。”

读到这里,让我想起了李娟笔下写到赵玉龙的美味。李娟在《食物》一文中,对美味有过非常细致深入的描述。李娟写美味的最高境界就是默默流泪,好吃到从无法可说提升为默默流泪。我想,李娟舌头的感受力一定比很多人要强烈。这是身处现代都市的许多人无法体会的一种味觉感受力。

现代都市人,吃着越来越多的人造食品,这些人造食品中加入越来越多的食品添加剂,从而让自己的口味越来越败坏,以至于最终忘记了食物原有的本味是怎样的了。他们往往口味变得越来越重。这样重口味的人,需要靠辛辣、麻甚至痛来刺激味蕾,已不能从平淡食物中品尝出美味,我觉得这样的人就是味蕾越来越趋于麻木的人。

想起梵·高的名画《吃土豆的人》,画面中的穷苦庄稼人,在昏暗的灯光下围坐在一起,在劳累了一天后可以坐下来休息,并品尝土豆。我想他们才是最了解土豆的人。梵·高穿着破皮鞋来到这时里,可以说比他们更落魄。他们像接济过路乞丐一样分享给梵·高的热乎乎的土豆,成了世间最美味土豆了。穷苦人的这一小小善举,无意中成就了这幅世界名画。

记得有一年暑假,我一个人在家读书写字,观世界杯,因天气炎热,也不愿意每日出门买菜,就常常吃从老家带来的父亲种的那一大包土豆。竟从一开始的无奈,到后来的感觉越吃越好吃。只几天工夫,我一口气吃完一大包。我想,我彼时也一定是品尝出了土豆应有的本味了。我们需要了解土豆,了解所有食物的本味,才能吃出它们的美味。

腾赤黑,像《三国演义》中的猛张飞,但一振翅却低声细语,犹如情话呢喃的少女;金钟穿一身笔挺的翠绿夜礼服,绅士派头,但不鸣则已,一鸣冲天,银瓶乍破水浆迸,果然不负金钟名;身躯伟岸的蛐蛐嗓音宽厚洪亮,如嘈嘈急雨,大珠小珠落玉盘;如擂鼓发兵,铁骑突出刀枪鸣。每天夜里,“四大天王”四重奏音乐会便开始上演,抑扬顿挫,此起彼伏,天籁之音,实在美妙。

有朋友看到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发蟋蟀的照片,便问我斗蟋蟀战绩如何?我写了一首打油诗作答:我家赚绩只听叫,勿上战场去撕咬。同为尘世一小虫,何苦相搏添纷扰。我的赚绩只听叫,蟋蟀秋声多美妙。万籁百鸣各自唱,各美其美显风骚。

梧桐落叶如歌的意境,让我回想往事,望见了诗和远方。

责编:王瑜明

